



这座山西小镇看起来相当古老,灰色的砖墙,灰色的三角檐顶,延伸出老虎狮子一类的装饰。

黄屿和韩胜跨进据说有三百年历史的四合院内,闻到一股醋味。院子正中摆着一个黢黑的大缸,内里是暗红几近于黑的凝固物。讲解员说,这是醋膏,至少二十年才能形成,有药用。韩胜问,我们要卖的就是这个?他看到大缸旁边挂着手掌大小的木牌,木牌上用红漆写三百两一斤。讲解员说,我们还有普通的瓶装醋,每瓶醋都是有检测报告的。

黄屿拉开韩胜,低声说,这个有意思,五天,赚到的还能抵酒店钱,体验下吧。韩胜显然也动了心。黄屿和韩胜是一对年轻夫妻。在外人看来,他们正处在人生中最自由的年纪,但他们自觉正处在人生中最迷茫的时期——加班、绩效、规则,他们总是心神不宁。所以一有假期,他们就到处旅游。他们想换换“新鲜空气”。

第一天早上,黄屿换了身粉色古装——肥大的喇叭袖,袖口有藤蔓形状的机器绣花;长长的马面裙摆拖到地上。她不由自主地直起腰。韩胜穿的是墨蓝色的大褂,扣子是黑色的,头上戴着悬挂假辫子的黄色瓜皮帽。镜子面前,他正尴尬地调整发型。

黄屿的角色是晋商大奶奶,韩胜自然是晋商老爷。他们再次跨进四合院,发现四合院已重新布置。灌丛和盆栽花草刚浇过水,一尾红鲤鱼在院子中心古老的石鱼池里摇摆。里间红木柜台上,要售卖的各种醋瓶已经摆好,最左侧空出,摆了个有裂纹的木算盘。他们和游客中心工作人员扮成的伙计们站在院里,共同围着那只装满醋膏的黢黑的大缸。

四合院干净、冷清,真是自己产业的错觉。

黄屿很兴奋,松开紧拉了一路的韩胜的手,跑进柜台。一个穿白衣黑灯笼裤的伙计靠过来说话,用的是2000年左右古装电视剧的腔调。伙计介绍柜台上不同品种的醋——伙计说话,黄屿站在原地,小口喘气。等伙计说完,黄屿打开肩膀,转头,做好准备。她拔高调门说,你们都要认真待客。

韩胜噗嗤笑了。伙计们全部表情严肃,鞠躬,整齐地说好,他还站在原地。他把手指伸进醋膏缸,又伸进嘴里。他说,那么认

造景记



真干嘛?黄屿瞪他,他摇了摇手指又说,这都包含在费用里了。

黄屿说,沉浸式旅游你懂不懂,啥都是真的才行。

黄屿不再理韩胜,主动去门口迎客。太阳升起,街面上开始有闲散游客,和他们一样刚刚扮上、充满好奇的古代人出现了。黄屿站了一会儿,看到游客们鱼贯走来,路过她,又路过店铺。见黄屿皱鼻子,韩胜也走到门口。韩胜大声喊——进店铺看看,看看——但游客也从他面前鱼贯路过。韩胜无奈地拍拍黄屿,他准备接受现实,再回院子里去。

这时,先前介绍醋的伙计凑过来。老爷太太,做生意没那么容易,你们演得不像,放不开。黄屿被说得不太开心。

他说,他是游客中心派给这个项目的督察员。他刻意地眨了几下眼睛,表情忽然恢复冷漠,换回了台词腔。他说,我是专门来帮助老爷太太的。他又说,老爷太太应该装作认识那些陌生的游客,给他们起名字,就称某少爷老爷或者某小姐太太。老爷太太应该时刻要保持着微笑。老爷太太可以主动问他们是否需要热水或冰点,待他们喝水吃东西时,再拉到柜台前,介绍醋的历史和效果。还可以多介绍介绍这个算盘——他从柜台上拿起那个有裂纹的旧木算盘——这可是著名晋商韩宝源老先生用过的。

虽然心里不太舒服,但他们听了督察员的话,果然有几单成交。下午,一个穿着金色旗袍的客人甚至大手一挥,买了三斤醋膏。收了游客中心统一印制的银票后,隔着柜台,黄屿和韩胜把手从长袖子里伸出去,默契地击空掌。拎着打包好的醋膏,金旗袍客人在四合院里走了一会儿,停在红鲤鱼前面,她让黄屿讲那古老的石鱼池的历史。黄屿犹豫了一会儿,还是老实地说,我不知道。

金旗袍客人毫无预兆地语调升高。你当的什么老板娘?韩胜跑了过来。紧接着,督察员也跑过来,站到黄屿旁边。韩胜正要说话,督察员扯住他后腰上的褂子布。督察员也盯着黄屿,脑袋稍稍前倾,咧嘴一直笑。

曹译,1999年生,北京作协签约作家。小说见《当代》《花城》《十月》《北京文学》《作家》《江南》等。出版小说集《夏日已逝》

黄屿明白了。很快,黄屿挂上微笑,对金旗袍道歉,还说要送醋给她。

第一天晚上,黄屿和韩胜坐在床上数银票,都觉得不可思议。韩胜正让AI帮算现有银票能抵扣的费用。黄屿不停拍打被子,感到烦躁。韩胜笑她,不是你说啥都是真的才有意思?黄屿着急了,说,我不管,我要多背点历史,你也得和我一起。

第二天和第三天,黄屿开始拉着韩胜了解晋商生活的方方面面。她专心地背,好让难堪的场面别再发生。她讨厌那个白衣黑裤的督察员,所以大部分时候都自己探索。她和韩胜在招待客人的时间缝隙里偷拍四合院各个角落的照片,然后躲到柜台后面,装玩手机。他们打开AI,上传照片问它相关的内容。

结果,他们发现这个四合院大部分东西都不是旧的。古老的石鱼池,AI说有人工涂灰和凿旧的痕迹;那个被著名晋商韩宝源用过的算盘是闲鱼买的二手货,同样款式在售的还有好几个;连看起来最旧的醋膏大缸也有问题,它的油漆颜色显示它绝不可能是三百年前的东西。

是啊,怎么可能有保存得这么完整的四合院?晚上,黄屿和韩胜都累得躺在床上,他们一边大笑,一边玩手机,不时想到什么,反复地吐槽督察员。他们还想到很多以前去过的旅游景点。

第四天,店铺里又来了个不讲理的客人。她的眉毛细而高挑,早秋,她穿着一身雪白色的大氅。她看起来就脾气不好,像准备好了要找茬。黄屿一直盯着她,逛了一会儿后,她花了六百两银票买醋膏,在柜台结算时,她的胳膊肘碰到试喝的醋杯,醋色瞬

曹译

万水千山

王文其

王文其,1999年生于浙江绍兴。写诗和小说,作品发表于《北京文学》《延河》《小小说月刊》《星星》《诗歌月刊》等。入选浙江省“新荷计划”人才库



膝盖,小腿沾着泥,听见叫喊没多抬头,应声顺着流水飘过来:“知道了,我待会儿就来给你和妹妹做午饭吃。”

灶台升起烟,午饭摆上桌,陈婷迅速咽下饭菜,就拽着外婆到床边。床头摊着她采的野花,蓝紫相间,被她编成松散的花冠。“好看吗?妹妹戴着好漂亮。”她仰起脸,有些得意。

外婆的目光扫过空床沿,只好眯咪摸摸她:“好看,囡囡最好看。”陈婷眨眨眼睛,懵懂意识到外婆看不见妹妹,之前告诉玩伴李欣怡和王虎,他们上下打量着床,笑她编瞎话,陈婷默不作声爬上床,心里想着,既然只有自己能看到,那更要对小满好了。

“小满,小满。”她俯下身,指尖虚抚过那张小脸,低声呼唤着。小满偏爱吃山里结出的果子。

曹译

间染黄了她的大氅。不出意料,她大骂大叫。你们瞎瞎吗?东西是怎么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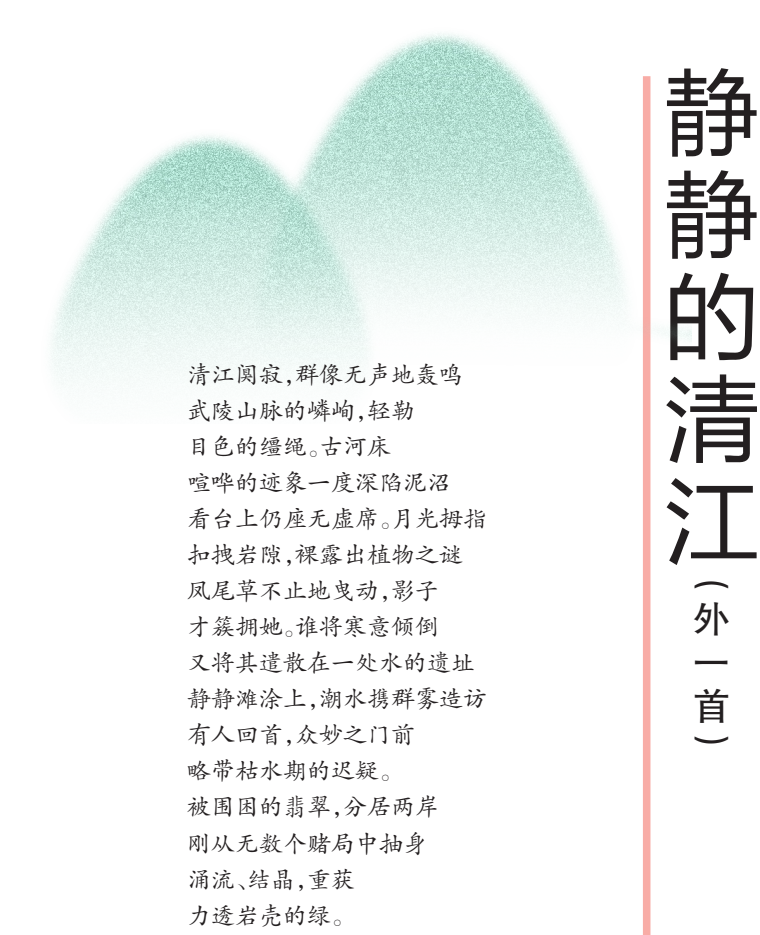
韩胜把黄屿拉到身后,想道歉了事。可接着他感到黄屿把他往旁边推,自己挤到前面,和客人面对面。黄屿说,你瞎瞎,东西就摆在这儿,你不小心只能怪你自己。韩胜转头看黄屿,停顿了一下,竟也开口骂起来。骂声激越,此起彼伏,有一会儿,三人有来有往地对骂几个来回,手舞足蹈,汗珠从韩胜的瓜皮帽边滑出。白衣黑灯笼裤的督察员一直在旁边站着。

吵架效果意外地好,路过的游客围着观看,没人劝架,没人因此动真情。吵完架,被骂的客人把大氅脱下,攥进左胳膊弯,另一只手拍黄屿的肩膀,还把她被弄乱的头发捋直。接着,她走到醋缸旁边,多要了一斤醋膏。她竟觉得酣畅淋漓,还对黄屿发自内心地说,你演得真好。

黄屿想了想,也真心地说,你演得真好。

现在,一切都是虚幻的了。黄屿和韩胜玩得起劲。扮演晋商夫妇的第五天,也是最后一天,黄屿起床,开始用笨拙的木梳梳顺打结的假发。韩胜穿好大褂,特意在腰间多系一个荷花香囊。接着,他们站在店铺门外,把所有路过的游客当作亲戚——姐姐、三姨或者远房姑妈的弟媳妇。他们和游客们有的没的聊天,遇到害羞的有害羞的聊法,遇到胆大的就找茬和吵架,总之,能言善辩,乱七八糟。当天,他们在院子里布置醋席,让每个游客都免费品尝。黄屿还当场跳了舞。她喜欢跳舞,但跳得不好,过去从不肯展示。醋席散后,他们把伙计们喊在一起,说,主人家要逃命去了,醋膏你们都分了吧。那个负责督察的伙计也站在人群里,他的眉头高高、紧紧地蹙起。黄屿看到了他,又说,银票你们也分了吧,督察员多拿点。

后来,山西小镇外圈的水泥地上,韩胜和黄屿穿着普通的衣服,一身轻松地散步。黄屿把胳膊挂在韩胜肩膀上,夜色朦胧,他们拥抱在一起。他们开心坏了,他们其中一个人还在幸福地哭。



清江闳寂,群像无声地轰鸣
武陵山脉的嶙峋,轻勒
目色的缠绳。古河床
喧哗的迹象一度深陷泥沼
看台上仍座无虚席。月光拇指
扣拽岩隙,裸露出植物之谜
凤尾草不止地晃动,影子
才簇拥她。谁将寒意倾倒
又将其遣散在一处水的遗址
静静滩涂上,潮水携群雾造访
有人回首,众妙之门前
略带枯水期的迟疑。
被围困的翡翠,分居两岸
刚从无数个赌局中抽身
涌流、结晶,重获
力透岩石的绿。

曹译

海洋的后裔,隐匿贡水深处
铺叙起一段漂流史。桃色穿梭
领受万物的无视与凝视
岸边蒹葭,掩护完白昼过境
她们又复归宁静一词
鸽子花、娃娃鱼,台词交响
催生一片湿地。白鹭们
投以憧憬,啼鸣予立
唤醒远山外失神的澎湃
花萼颤动,任凭湍流裹挟
瀑布摇晃着她们的重心
一支游离的云团
有限的天际中晃荡着深蓝
从亿万年到眼前……



曹译

王文其

初夏樱桃先红,院前的枇杷跟着转黄,杨梅垂在枝上,指尖一捏,紫红色的汁水顺着指缝往下滴,陈婷故意把手染得通红,凑过去逗小满。在她的视野里,小满睁着圆溜溜的大眼睛,撇了撇嘴,她便趴在床沿,笑得肩膀一抽一抽。

日子顺着节气往前溜,女孩们都开始长大。外婆脸上的皱纹一年深过一年,却依旧天不亮就上山下地,闲时挎着桶去溪里抓鱼摸虾。有些傍晚,陈婷坐在院子里,跟着读书的邻居姐姐,一字一句念课文《在山的那边》。重重的山压在视野尽头,她心里生出模糊的渴望,想翻过连绵的山,看看山外究竟是什么模样。

与此同时,陈丽莲正在外奔波。世人嘴里的山水,或许是旅途中的风景,可对她来说,万水千山是场没有尽头的谋生跋涉。而一无所知的陈婷恨着又盼着母亲,常常和小满徘徊在村口。

李欣怡和王虎比陈婷大两岁,开始读小学后,说话带着刻意学来的大人腔调:“没有妈妈的小孩是不会有出息的,你已经没妈了。”外婆远远地听到了,边骂边拿着扫帚冲过来赶他们。小满则抹去她的眼泪,拉着她往溪边的方向跑去。

在小满节气的最后时段,麦子渐渐开始成熟。外婆告诉陈婷,老祖宗命名“小满”时,带着的是对收获的期待。麦类正由青转黄,过了几日,便会铺成一片远接天际的金色。但也许,此刻的期待本身比结果更加美好。

直到陈婷十二岁那年,一辆小汽车沿着土路开到村里。车门打开,走下来一个打扮时髦的女人。陈婷只看一眼,心里就认出来,这是她的妈妈。陈丽莲和外婆商量,要接她去城里读书。

“你不是一直盼着妈妈来接你吗?她这不是来找你了。”外婆背过身子,一开始装作无事,后来泪水一滴滴砸进脚边的泥土里。

陈婷的眼眶跟着发烫,接着心里猛地一

曹译

王文其

初夏樱桃先红,院前的枇杷跟着转黄,杨梅垂在枝上,指尖一捏,紫红色的汁水顺着指缝往下滴,陈婷故意把手染得通红,凑过去逗小满。在她的视野里,小满睁着圆溜溜的大眼睛,撇了撇嘴,她便趴在床沿,笑得肩膀一抽一抽。

日子顺着节气往前溜,女孩们都开始长大。外婆脸上的皱纹一年深过一年,却依旧天不亮就上山下地,闲时挎着桶去溪里抓鱼摸虾。有些傍晚,陈婷坐在院子里,跟着读书的邻居姐姐,一字一句念课文《在山的那边》。重重的山压在视野尽头,她心里生出模糊的渴望,想翻过连绵的山,看看山外究竟是什么模样。

与此同时,陈丽莲正在外奔波。世人嘴里的山水,或许是旅途中的风景,可对她来说,万水千山是场没有尽头的谋生跋涉。而一无所知的陈婷恨着又盼着母亲,常常和小满徘徊在村口。

李欣怡和王虎比陈婷大两岁,开始读小学后,说话带着刻意学来的大人腔调:“没有妈妈的小孩是不会有出息的,你已经没妈了。”外婆远远地听到了,边骂边拿着扫帚冲过来赶他们。小满则抹去她的眼泪,拉着她往溪边的方向跑去。

在小满节气的最后时段,麦子渐渐开始成熟。外婆告诉陈婷,老祖宗命名“小满”时,带着的是对收获的期待。麦类正由青转黄,过了几日,便会铺成一片远接天际的金色。但也许,此刻的期待本身比结果更加美好。

直到陈婷十二岁那年,一辆小汽车沿着土路开到村里。车门打开,走下来一个打扮时髦的女人。陈婷只看一眼,心里就认出来,这是她的妈妈。陈丽莲和外婆商量,要接她去城里读书。

“你不是一直盼着妈妈来接你吗?她这不是来找你了。”外婆背过身子,一开始装作无事,后来泪水一滴滴砸进脚边的泥土里。

万水千山

车票是上午八点的。快五十岁的陈丽莲仍然烫着褐色卷发,大跨步朝前赶着时间,似乎跟二十多年前匆匆离婚出去打工的她没什么两样,除了眼角添了不少细纹。女儿陈婷跟在她身后,忧虑让步伐有点慌乱,她开始觉得命运像一轮巨石,不知是自己艰难向前推,还是石头在后赶,裹挟着她向前。

高铁站人来人往,如果细细观察,就会发现的将奔赴都市追梦,有的辗转异地谋生,有的归乡探亲团圆,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人生山水里步履不停。列车缓缓启动,窗外的风景飞快倒退,陌生的高楼、工地逐一远去,被冲进视线的田野、青山取代。而车厢内不曾停歇的抖音一会儿播放着劲歌热舞,一会儿放着机器人最新资讯。

陈丽莲听不懂当下流行的网络梗,但对坐车很熟悉,多年前常常坐上一天一夜的火车,甚至四季奔波在四个城市:开春去广州十三行批发牛仔裤;夏天在杭州的美发店为小姑娘烫最时髦的梨花头;入秋去临江城找朋友叙旧,找找有没有能多赚点的工作;冬天学会了电脑打字,应聘上一家广告公司。从她背着蛇皮袋走出老家村子开始,车票、被褥、洗得泛白的连衣裙,几乎是她全部的行囊。

这次的路程比想象中快许多。村里依然陈旧,但又变了,越来越多的田野被城市的边缘吞噬然后消失,老屋沾满了灰尘。病重的外婆也像整个村子般,一下子瘦削起来,一根拐杖似的倚在床上。陈婷控制住想流泪的冲动,握着外婆的手。“婷婷啊,我们婷婷长大了。”外婆的眼神有些迷离,轻轻拍了拍她的手,“你妹妹呢?小时候你说妹妹老是缠着你。”

陈丽莲无奈地摇了摇头,向陈婷指指脑袋,无声说了句“糊涂了”。

其实陈婷记得,她对童年的记忆格外深刻。妹



妹是那年小满出生的,所以陈婷给她取名叫小满。

准确来说,小满不是陈丽莲生的。是六岁的陈婷觉得自己该有个妹妹了,她就出现在了山头。小小的孩子用一双湿漉漉的眼睛望着她,陈婷蹲下去,心里忽然笃定,将她带回了家。

小满安静时,温柔的阳光落在她头顶,如田垄上刚冒头的秧苗,闹腾起来,手脚又蹬着四处爬,像刚从田埂滚落的野果。陈婷幼时也这般皮,三四岁就爱 and 外婆去田里要。初夏,她们站在田垄上,似乎每一眨眼便是一抹抹绿涌来,浓浓淡淡,层层叠叠。坡上一年蓬开着星星点点的白,白茅的穗子在风里轻轻晃。

“外婆,我捡了个妹妹!你快来看啊!”陈婷朝着小溪沟的方向喊。

外婆正蹲在浅浅的溪沟里摸田螺,裤腿卷到

静静的清江（外一首）

曹译

王文其



禹木,本名李秋禹,土家族,2005年生于湖北宣恩。诗作散见于《飞天》《朔方》《长江丛刊》《诗歌月刊》等。现就读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